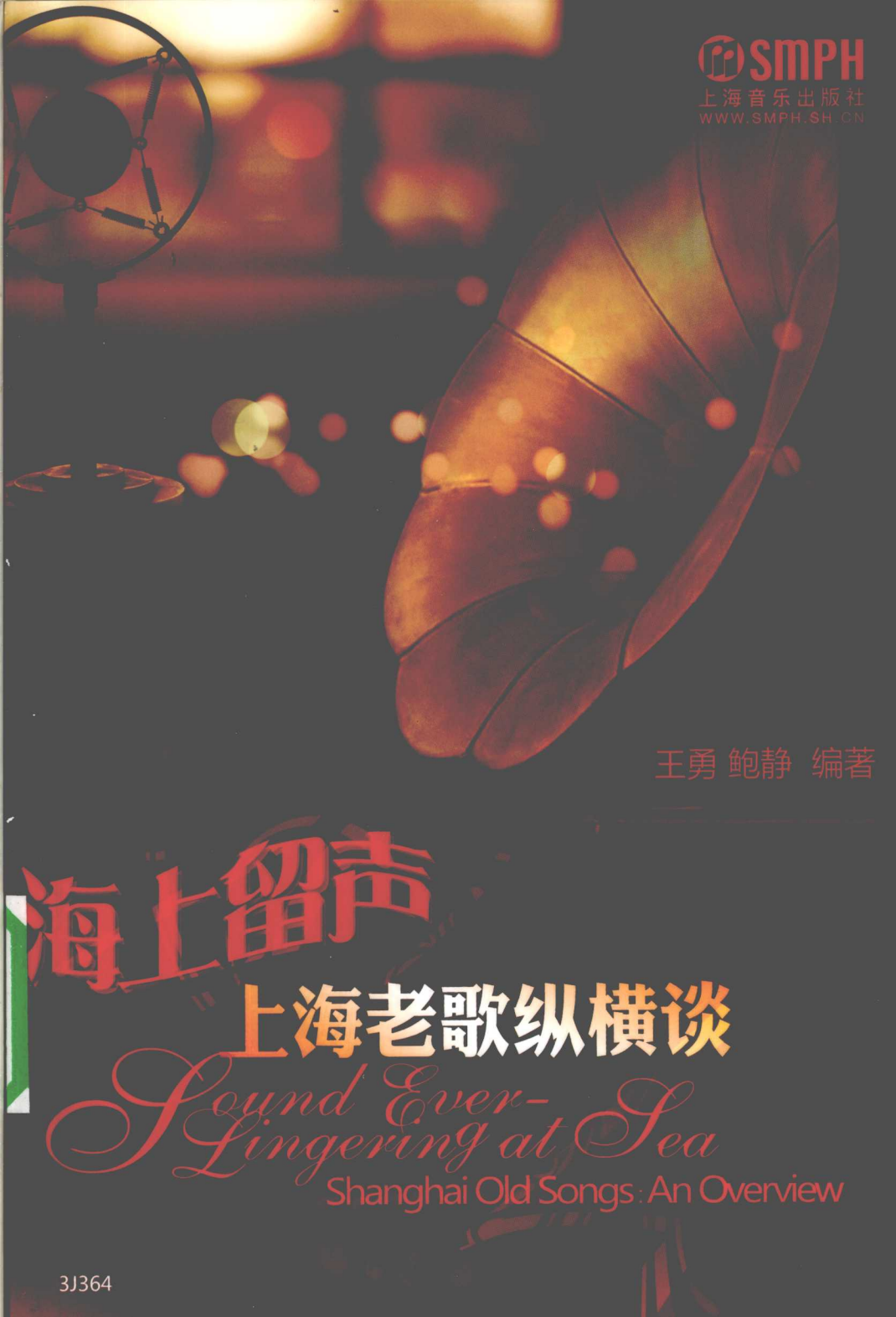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SH.CN

王勇 鲍静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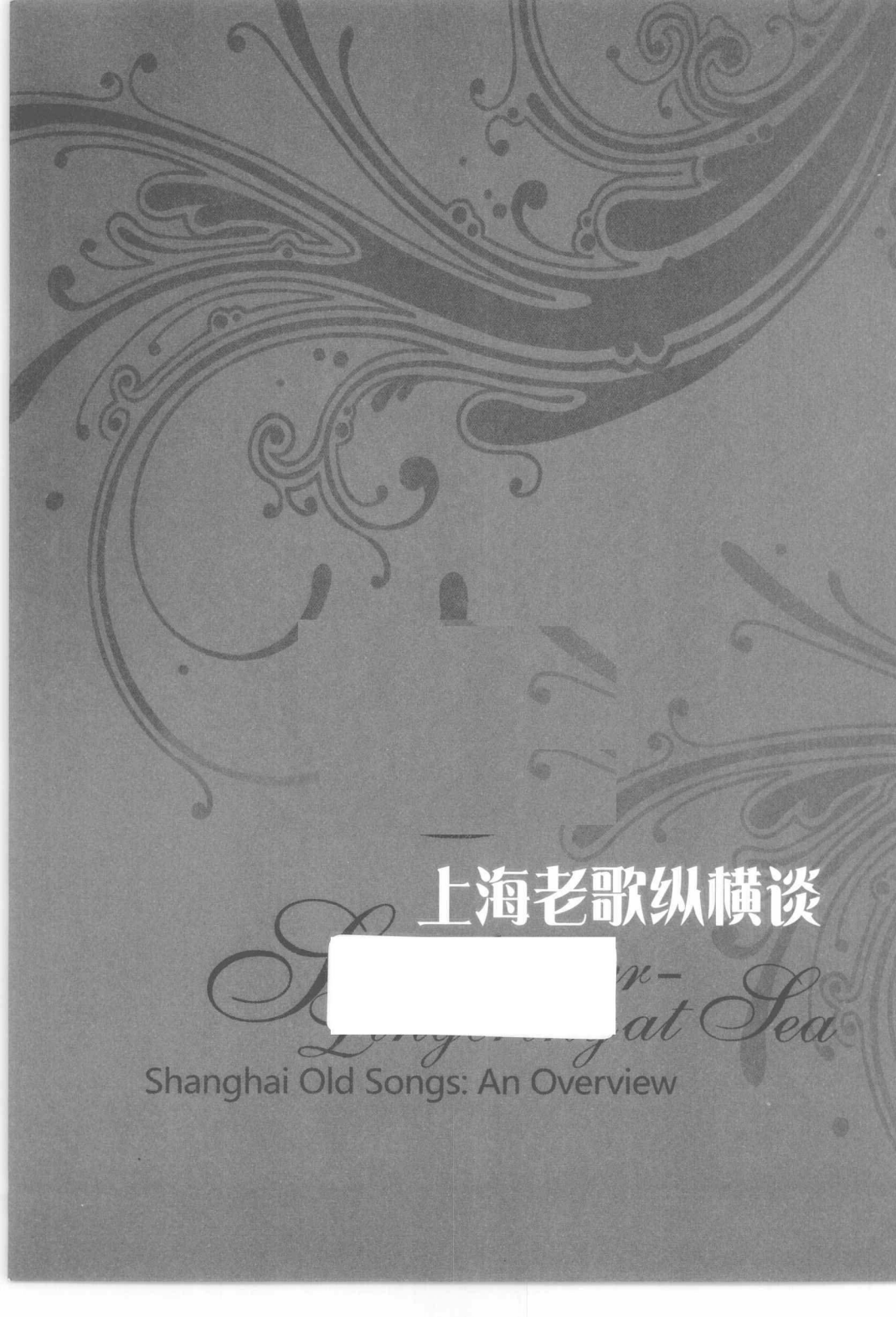
海上留声

上海老歌纵横谈

*Sound Ever-
Lingering at Sea*

Shanghai Old Songs: An Overview

3J364



上海老歌纵横谈

*Shanghai Old Songs -
Linger at Sea*

Shanghai Old Songs: An Overview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王勇 鲍静 编著.——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751-414-5

I. 海… II. ①王… ②鲍… III. 歌曲-音乐史-研究-上海市 IV. J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3237 号

书名: 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

编著: 王 勇 鲍 静

出 品 人: 费维耀

顾 问: 陈聆群

统 筹: 陈建平

责任编辑: 龚 蓓

装帧设计: 上海广易三维设计有限公司

印务总监: 李霄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网址: 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 www.smph.sh.cn

营销部电子信箱: market@smph.sh.cn

编辑部电子信箱: editor@smph.sh.cn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625 图文 212 面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978-7-80751-414-5/J·364

定价: 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 021-36162648

序

钱乃荣

从音乐家黎锦晖1927年发表《毛毛雨》起到1949年，前后二十余年，有八千余首称之“时代曲”的流行歌曲在上海诞生，算起来平均日产一首了，上海人凭她“奇异的智慧”¹，创造了世上的奇迹，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重要发源地。这些优美动人的歌声曾缭绕在车水马龙、万家灯火的申城上空，“从小烟纸店那抹闪着蜜黄灯光的窗口到夜夜欢宵的舞厅歌坛”²，曾经喧闹地装饰过一个繁华的时代，上海人曾见证了这流行乐坛上一代海派文化的辉煌。她余韵袅袅，其中不少优秀之作传唱至今，成为华人世界中永恒的“怀旧金曲”。

然而在后来的30年间，除了其中的一些左翼歌曲之外，大量“上海老歌”被认为是“黄色歌曲”，在中国大陆上销声匿迹。好在上海人念念不忘自己的历史，不少人家还珍藏着当时的唱片，不少老歌还深藏在老年人的脑中和口中，中国唱片上海公司躲过了“砸烂”的岁月，在版库中还庆幸保存着数千面“上海老歌”唱片的金属模版。新世纪伊始，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如今，我们已经为她掸去了历史的尘埃，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份遗产，我们重又想起老歌唱起了老歌。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再次听到上海产的新歌，重新拾回海派流行歌的青春呢？”³

上海音乐学院的王勇博士走出了亮丽的一步。2008年，一部由王勇先生担任执行主编的《上海老歌1931—1949》在上海流行歌曲诞生的80年际，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发行。⁴包含了20张CD唱片，收入393首歌曲，一本252页的歌曲歌词、作词作曲家和歌手的说明书，堪称一部“上海老歌”的宏著大考。时隔一年，王勇先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又有一套大作《海上留声》诞生，其中除了在所附的CD唱片中包含50首经典歌曲，并汇集100首歌谱之外，还有一本《上海老歌纵横谈》的专著，对上海二十余年的老歌，从诞生渊源、迅速繁荣过程、优秀名曲及其转载、词曲名家和歌手介绍、历史意义等，

1：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杂志》第11卷第5期，1943

2：程乃珊，上海之音，《新民晚报》，2004年2月

3：钱乃荣，上海流行歌曲的春秋，《上海文学》2004年10月号，收入2007年8月出版的《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钱乃荣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4：在此之前，香港曾由“EMI百代公司”在1992年出版过《夜上海精选》4盒原声磁带，共55首上海老歌；在1997年和1998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剑编著的《解语花——中国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歌谱第一集和续集；200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陈钢编撰的《上海老歌名典》，其中有歌谱及作者、作品和歌手的简介。他们都为保护“上海老歌”这株海派的奇异花魁作出了贡献。

多角度地进行了详细的评说。这是两部海派文化一代风云才情、人文民俗的精华汇集。

在数量繁多的上海老歌中，如何选取精华的作品，王勇先生是作过精心的设计和安排的。黎锦晖先生是开创上海流行歌曲的鼻祖，他在1927年就创作的《毛毛雨》、《特别快车》、《桃花江》等“新型的爱情歌曲”，王先生都一网罗尽，这使我们完整地听到了上海流行曲在最初形成时的面貌，见证当时的流行曲就已经站在一个高水准上，适应了都市市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它们一诞生，就很快为民间喜闻乐见，风靡于上海街头巷里。王先生小心汇总编排了《毛毛雨》、《特别快车》、《桃花江》等唱片，并对这些歌曲作了合情合理的解读，等于是对这些歌曲作了彻底平反，从中可以看到王勇先生在文化诠释上的宽阔胸襟。

《海上留声》值得注意的一个特色，是选出了相当数量的1946—1949年出版的上海老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老歌到了40年代末，无论在词曲创作还是演唱、伴奏水平上都有跃进，上海的流行曲的艺术水准到此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而因年限的关系，这些歌的唱片发行在民间流传尚少，编入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了王先生的艺术敏感和赏析品位，另一方面也使大家能在今天更方便地了解这些水平最高的上海老歌，欣赏到王先生所赞扬的“最终形成的”“高深精致的作曲手法”，和他所提倡的那些歌曲中的“民族化的音调”“却辅以外国舞曲的节奏型（如爵士、华尔兹、探戈等）”的创作模式。⁵

王勇先生通过他精心选编的上海老歌，为我们展示了上海多元博采的流行文化的各个侧面。这些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歌题材宽广，贴近上海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再现了各个阶层上海市民生活的真实面貌。有的歌曲表现劳苦大众辛劳生活，吐露他们心声，如家喻户晓、广为传唱的1934年电影《渔光曲》主题歌——任光曲、安娥词、王人美唱的抒发渔民心酸的《渔光曲》——有“腰已酸，手也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那样的哀叹；《铁蹄下的歌女》等歌曲，唱出了各种在上海谋生人群的辛劳和辛酸。

5：王勇，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成因发展概述及其历史价值研究，《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a

书中还编入了不少多样化地反映都市中新生活、新观念的歌曲。如嘲讽贪财的《三轮车上的小姐》等，种种城市生活生态留下了《王老五》、《郊游》、《思乡》等表现各种生活态度的歌曲。从这些平凡的歌曲里，我们看到了海派文化的草根性、大众化，具有上海地域风味的、展现都市下层民众生活面貌的流行歌渗透到表现生活每个角落。

上海流行曲中最多的歌曲是情歌，这类歌曲从各个角度表达了人类普遍的温馨情感和爱恋追求。舞厅中的歌舞曲也占较大的比例，如白光唱的歌曲《假正经》、《如果没有你》，都唱得颇有魅力。

从这套书中，我们看到了都市娱乐环境的和谐。那种健康活泼的感情、积极向上的曲谱旋律、欣欣向荣的演唱风格，在《上海小姐》、《香格里拉》等流行曲中，都得以充分表达。而那些《夜上海》、《苏州河边》等歌曲，无论在题材和曲调上，都展现出海派文化的江南底蕴和本土特色。

随着唱片的转动，“上海老歌”里给我们释放出一片“中西交融”的炫丽美景。中西音乐家在沪上的广泛交流，促成了中西音乐元素的自然交融，培育出上海音乐“海纳百川”的都市海派风格。一批老歌首先采纳改编了中国的山歌民谣，如“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你的心”的爱情小调《毛毛雨》，还有《采槟榔》、《四季歌》等都带上浓醇的民谣风，《千里送京娘》等又是很成功的中华“戏歌”。美国在20世纪初产生了爵士乐，而黎锦晖于1927年创作的最初作品中，就已经相当圆熟地吸收了轻快热烈的爵士乐节奏，所以上海流行歌曲的起点便已相当好听。黎锦光于1944年创作的《夜来香》是一首以轻快的伦巴曲为基调的作品，成为李香兰唱开的成名曲。陈歌辛于1940年创作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更是一首旋律奔放、节奏明快、充满城市情怀且美妙的爵士风歌舞曲，传到美国，被美国歌坛宿将Frank Lane唱红，于1951年荣登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首，历经六十多年沧桑，收入《125首老歌金曲》中。以后，英国的“King's Singer”六重唱团又将它改编成一首抒情的男声重唱，在全球流行。到1947、1948年，伴奏着优美的圆舞曲节奏和如诗词一般柔和的唱词的大量歌舞曲，如《重逢》、

《相见不恨晚》、《如果没有你》，其创作和歌唱的艺术水平都已到达了相当自由的境界。

王勇先生在广采博纳中，既有主唱流行曲的歌手作品，也有学院派歌唱家的作品，还有部分左翼进步歌曲，这使我们体验到了上海老歌“雅俗交融”的全景。

这些流行歌曲当时之被称为“时代曲”，就是因为不仅唱出城市的时代风味，而且还与时代的脉搏相切合。上海这个城市在重重压迫和民族危亡中，歌唱者为贫民呐喊，为人道正义、民族自救而呼唤，表现了这个城市30-40年代的城市精神。面对着都市生活中的种种悲欢，那种积极人生的观念一直在歌中激励鼓舞着人们。在流行歌曲中，不乏有带有哲理思考的歌曲，如黄自曲、钟石根词、郎毓秀唱的《天伦歌》中唱道：“奋起啊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服务牺牲，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厚薄。浩浩江水，霏霏白云，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歌中阐发的理念，既吸取了古代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又表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光芒。

上海歌坛的另一个特点是经典和流行相和谐，专业歌手和流行群星打成一片，草根和庙堂并举。比如影星蝴蝶既唱《夜来香》也唱《十九路军》，学院派歌手郎毓秀既唱《天伦歌》又唱《早行乐》，接受正统声乐训练的花腔小姐云云，唱红的却是一首通俗的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最流行的一首《何日君再来》，原来只是刘雪庵在1936年音专专业学习同学联谊会上即兴创作的探戈舞曲，到1938年被影片《三星伴月》的编剧请人填上了词，才成了后来海内外流行的通俗名歌。还有像刘半农词、赵元任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戴望舒词、陈歌辛曲的《初恋女》都在上海老歌中流行，上海的流行歌坛中充分体现出海派文化的全民性和雅俗共赏的品味。在大众文艺的自由竞争中，精品也自然从中涌出，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就唱出了时代最强音，后来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上海老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在商业大都会基础上的海派文化种种特色：中西结合、雅俗交融、海纳百川，市

民精神，十分本土化、十分生活化、十分娱乐性，海派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全民性的文化。欣赏这些老歌，我们还可听出一些上海当年女性和旗袍高跟鞋相配的、说国语时那种特别的拿腔拿调。上海流行歌的海派旋律不仅曾陶醉了在上海生活过的上海市民，而且一些西洋、俄罗斯的歌手、乐手须在上海的音乐歌舞坛里打造成名，日本名歌手李香兰就是其一。40年代末的优美旋律中，还有一些菲律宾的乐队参与伴奏。

有些人站在学院派的立场上苛求流行音乐，他们并不了解通俗歌曲的流行特征和评价标准，由于用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标竿去衡量流行音乐，因此风牛马不相及，问题在于他们所坚持的批评标准也没有给他们在所谓“纯音乐”领域上带来多大成就。王勇先生通过编著《上海老歌》给我们展现和揭示了通俗音乐在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独特意义，听这些“上海老歌”，我们可以体会到王先生曾在《上海老歌1931-1949》前言中说的话：“一类文艺作品的流行，究其本质而言，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通常认为，通俗音乐的长处，即其在投合大众音乐欣赏口味与习惯方面，能以多式样、多产量、多类型作品，造成‘快餐式’的优势，为相当数量的听众提供精神消费上的即兴满足。但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再度听到当年那些上海老歌的录音时，却依然被感动，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在‘快餐学说’之外，去重新思考上海老歌的文化与历史意义——它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它所反映的人类普遍的情感需求；它为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它在音乐本体的艺术创造中所表现的创新……”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的风味，其中的精华元素是不朽的。王先生在分析评介“上海老歌”中，为我们解读了上海老歌的独特的艺术价值。

当然由于篇幅关系以及资料保存关系，王勇先生这两本集子中，也有一些好歌未曾收入，例如渗透古典风味，高天栖词曲、陈玉梅唱的《燕双飞》，唱词平仄分明，歌曲温柔敦厚；描写孤儿生活苦难的，任光曲、蔡楚生词、陈娟娟领唱上海中学歌咏队合唱的电影《迷途的羔羊》的主题曲《月光光歌》，其中有“苦儿血泪已流干”的唱词，曲调十分婉转凄楚，荡漾着人道主义的深情关怀。这些都是当年影响颇广的佳作。

6：王勇，上海老歌与上海的文化媒体，《上海老歌1931-1949》，策划/主编：周建潮，执行主编：王勇，中国唱片上海公司，2008b

上海老歌是上海人民历史上留下的宝贵财富，从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当年上海各个社会阶层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社会的精神、民族的灵魂，都渗透在那些朴实无华的唱词里，回响在婉转动听的音符中。上海人理应挖掘、整理和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从内容到形式上进行理性解读，开发它的文化价值，研究它的经验教训。只有认真解读了老的，我们才可以更好开创新的，王勇先生已经开始了这种解读，音乐学界责无旁贷，理应正视研究这份遗产。

商业社会中人民群众对文艺迫切的需求，形成了上世纪30—40年代的音乐戏曲繁荣的基础。联想到今日的海派文化，我们出专集纪念它，理应从中受到鼓舞。如今人民大众依然对文化生活充满渴望，尤其是最有活力的青年仍是流行歌曲的忠实粉丝，问题是我们要开发上海特色的原创歌曲。而激活文化市场的首要因素，应该建起“平民歌舞戏曲谷”，如以前的“大世界”，创造文艺成活的生态环境，大众化全民性依旧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灵魂。让我们的文艺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民众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真实情感。在上海，要有面对各种层次的文艺舞台面向各社会阶层，有高票价的舞台也要有低票价的场所，让各种爱好的群众各得其所流连忘返，要“阳春白雪”，更需要“下里巴人”，草根的文化氛围形成更为重要，应该给以充分的空间创造条件来慢慢形成。让艺术创作自由发展，自然调整，和而不同，不要随意加以指责和简单否定，让时间来有效检验。雅从俗来，有了发达的大众文化氛围，优秀的文化才会自然涌现。上海的流行歌曲有过这么好的基础，上海人不能太慷慨，都给香港、台北等去传承发展，我们热望再次听到上海产的新歌，重新拾回海派流行歌的青春！愿当今的上海，以举办世博会为契机，在更宽松和谐的环境下，再度建成一座有海派特色的繁华的歌城。

| 白序 |

王勇

说起“上海老歌”，人们就会想到中国的流行歌曲，因为通常认为它诞生在1927年的上海，其标志是黎锦晖创作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人面桃花》与《落花流水》等几首“爱情”歌曲。按照黎锦晖自己的说法：是把大众音乐中的一部分民歌、曲艺和戏曲中过分猥褻的词藻除去，用外国爱情歌曲的词义和古代爱情诗词写出了比较含蓄的爱情歌曲¹，这些歌曲适合上海小市民口味，可以归入后来才有的“流行歌曲”这个概念类别中，尽管当时没有立刻拿去出版，但在他自己创办的歌舞班内，学生们已经唱得很熟了。今天，当我们追溯中国流行歌曲源头的时候，黎锦晖很自然就成了这个类别的鼻祖，而他一手创办的“明月”歌舞社就变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摇篮。

在流行音乐启蒙的上海时期，通过唱片、电影、歌舞、播音等渠道的传播，在中国从此出现了一种以往所未有的新式歌曲传唱的热潮。但在其开始却并无确定的名称：或因其以黎锦晖所创作的为多，而称之为“黎派歌曲”（或“黎派歌舞”）；或因其常以家庭与爱情为题材，而称之为“家庭爱情歌曲”；或因其以随时代潮流迅速变化为特征，而称之为“时代曲”；或因其广受大众欢迎的通俗性，而称之为“通俗歌曲”……而这些名称似乎都并不能概括此类歌曲的全部内涵和特征。本来人间万物都是先有事实才有概念，但又往往会有已盛行传播之物，却并不能以众所认可的概念来指称的状况。在“莫衷一是”的时候，就要寻觅一个聪明的办法来指称：在这里以“上海老歌”称代此类歌曲，是因为这一称代已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和接受；当然，它确实显得比较宽泛。

谁第一个提出“上海老歌”这个词，无法考证，因为口说无凭。但第一个将“上海老歌”用于出版物的，应该是著名的作曲家陈钢先生，提起他大家首先的印象一定是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相关，其实他也是一位上海老歌的传人，因为他父亲陈歌辛先生的名气甚至比他的影响力还要大，《玫瑰玫瑰我

留声机

007

1：《我与明月社》，黎锦晖，《文化史料丛刊》第三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5月

爱你》、《夜上海》都是出自他的手笔。2002年，陈钢先生主编的《上海老歌名典》出版问世了，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上海老歌这个词用得好吧，它回避了很多，也涵盖了很多，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当我担任执行主编，花费了7年时间，为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整理了400首30-40年代的歌曲，并附上了近40万字的文字说明之后，我给这套出版物起名为《上海老歌1931-1949》。于是在首发式上，我也很得意地问陈钢先生，你觉得怎么样？他笑答：我们是姊妹篇。

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二十多年间，不仅涌现出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培养出一代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和众多光芒璀璨的歌唱明星，而且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也极大地发展和成熟起来。唱片业、电影业、广播业与歌舞演出等新老传播方式齐头并进，他们的合力使得中国流行歌曲在诞生不久，就迅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音乐生产与音乐传播的互相匹配，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流行音乐的生存链条，它已经具备市场化和商业运作的多种模式；这些模式，直到今天也是中国乃至全球流行乐坛的通用生存准则，只是在不断升级和进一步完善中。比如，流行乐坛仍然以唱片公司签约歌手为单位来进行文化生产；广播电台仍然是流行音乐传播和炒作的重要媒体阵地。又如，电影原声大碟是影片宣传与获取更多利润的重要手段；传统的歌舞演出依然是获得人气与票房盈利的最直接方式。

今天我们已经很容易就可以聆听到七十多年前的原人原唱原音。我们不由得会感谢现代数字录音与修复技术的高度发达；我们会感谢这七十多年来保存这些原音母版和唱片的保管者与收藏者；或许我们还会感谢爱迪生发明了录音技术，音乐可以被储存，更可以轻易地再现，于是我们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可以回到过去；或许我们还会想到感谢创立唱片这个行业的经营者们，他们颠覆了音乐演出的意义，音乐可以变成拿在手里的盘，无论是黑胶木的唱片还是塑料的CD，音乐可以买卖，你不用去音乐厅，而可以将音乐带回家。

当你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品味着几十年前的声音时，如果你对声音背后的故事充满了好奇，那不妨边听边阅读一下

后面的这些文字，它放大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某些事、某些歌，试图去解读一些那个年代的社会现象，因为音乐所记录的那个年代离开我们已经很久远了，而我们去品鉴一类文化产品时，如果对其相关的时代背景、文化特征，传媒手段等有了更多的了解之时，也许会有增值的享受；这就是我这篇“上海老歌纵横谈”想奉献给读者的立意所在。当然，如果你更愿意闭目聆听并冥想也很不错，因为歌声本身留给我们的已经很多……

序	钱乃荣 001
自序	王勇 007
第一章 中国流行歌曲的启蒙——学堂乐歌.....	001
第二章 中国流行音乐的鼻祖——黎锦晖以及“明月社”	007
第一节 黎锦晖其人	009
第二节 中国流行音乐的摇篮——明月社	014
第三节 黎氏三朵花	021
第一代明月之星——黎明晖	021
标准美人明月来——徐来	023
明月甜姐茉莉心——黎莉莉	025
第四节 明月社的其他主要演员	029
天王名 红颜命——薛玲仙	030
歌舞青春兄妹情——严斐	031
出名门 入大家——黎明健	031
满场飞音一世戏——张帆	033
第三章 上海的唱片工业与唱片文化	039
第一节 上海唱片业的发端与世界唱片业的格局	041
第二节 旧上海三大唱片公司	045
第三节 华人唱片第一人——周璇	050
第四节 俊朗小生桃花郎——严华	055
第五节 上海唱片业的金牌词曲作者	060
黄埔出身 黎派大家——黎锦光	061
青年才俊 一代歌仙——陈歌辛	062
多才多艺 歌坛票友——严个凡	063

一门锦绣 佳作频传——严折西.....	065
天赋乐感 沪港留声——李厚襄.....	066
指挥创作 多面全才——黄贻钧.....	067
歌坛名家 戏曲大师——刘如曾.....	069
第六节 与唱片公司合作的左翼音乐家	070
百代掌门 曲为心声——任光.....	071
天涯四季 乐坛领袖——贺绿汀.....	072
渔光之母 巾幗英豪——安娥.....	073
左翼先驱 国歌之父——聂耳	074
第七节 学院派出身的唱片歌者	076
学艺哈佛 音专泰斗——周淑安.....	076
美声歌后 响遏行云——喻宜萱.....	078
桃李天下 中国夜莺——周小燕.....	079
名门闺秀 闪耀天府——郎毓秀.....	081
 第四章 电台媒体对于流行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助推力	083
第一节 早期播音电台的蓬勃兴起	085
第二节 海上广播 歌唱皇后——白虹	089
第三节 “大同”出道 玫瑰银嗓——姚莉	092
第四节 唱作俱佳 英年早逝——姚敏	097
第五节 后期电台歌手——逸敏、梁萍	100
歌坛“小姚莉”——逸敏	100
全能女中音——梁萍.....	102
 第五章 歌为影增色 影为歌添彩——老上海的电影音乐	103
第一节 电影音乐概述.....	105
第二节 渔光美人王——王人美.....	110
第三节 秋水照伊人——龚秋霞.....	115

第四节	双面夜来香——李香兰	121
第五节	桃李艳妖姬——白光	124
第六节	三笑送京娘——李丽华	130
第七节	为影而歌 声形辉映之“三陈”	135
	童星风范真才女——陈娟娟	135
	孤岛影后美云裳——陈云裳	138
	南国乳燕小悲旦——陈燕燕	141
第八节	影帝影后们的跨界作品	145
	电影皇后化蝶舞——胡蝶	145
	人生如戏奇公子——赵丹	148
	古装美人小女伶——袁美云	150
	东方笑星瘦皮猴——韩兰根	152
第六章	花都艳舞 海上烟云——大上海的歌舞厅	155
第一节	“远东第一乐府”的由来	157
第二节	香格里拉之花腔美声——欧阳飞莺	162
第三节	仙乐斯头牌鼻音歌后——吴莺音	167
第四节	40年代后期的驻唱歌星	171
	驻唱女王——张露	171
	花腔高音——云云	173
	上海小姐——张伊雯	175
	东方爵士——黄飞然	177
第七章	上海老歌的历史意义	179
后记	 王勇	187

第一章

中国流行歌曲的启蒙——学堂乐歌

为了便于记忆，历史时期的划分往往是以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来作为分水岭的，但要细致地去研究历史，就必须去关注事情发生之前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国流行歌曲的创立当然不是由黎锦晖一拍脑袋在一夜间一挥而就、一锤定音的。它必定受到大环境、小环境的影响；必定受到其自身艺术品位变化发展的影响；必定受到受众的审美情趣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尝试描绘出中国流行歌曲发展轨迹的时候，首先需要回顾的是中国歌曲的历史发展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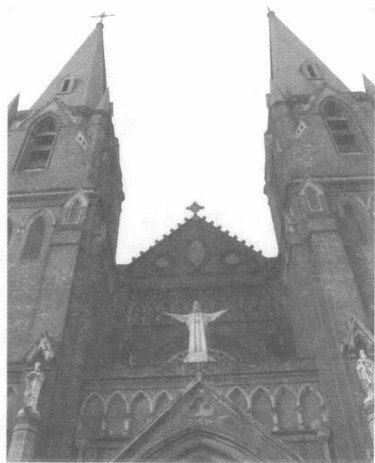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对于歌曲有这样的定义：**由歌词和音乐结合起来共同完成艺术表现任务的一种声乐体裁，篇幅较短，易于流传。歌曲可分为民歌和创作歌曲两大类。**但凡是写进大百科的条目，通常会概括得很完整，一定是放之四海皆可用的，但细究中国歌曲与外国歌曲的发展与应用，却是畛域分明、各有千秋。

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和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不同地区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特征，民歌也不例外。对于民歌的记载历史悠久，甚至有考古学者断言，中国的民间歌舞历史超过一万年。不过尽管代代相传，却也代代不同，民歌是在流变中保存下来的。当然在城市中也流传有歌曲，例如妈妈哄孩子入睡要唱摇篮曲，孩子们在游戏时也一定会有各种儿歌，但作为娱乐活动，市民们可能更爱看戏和听说书。其实这个习惯早在宋代的杭州就已经形成，瓦肆勾栏就是城市音乐文化的集结地。所以中国宋代之前，已有不少著名歌手列入史册，例如女高音韩娥，一曲唱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又如男高音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而明清之后，则只听闻有戏曲和曲艺名家，再无歌唱家的名字传世了。

到了1840年，当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枪炮打开之后，一方面，我们看到欧美列强疯狂掠夺财富，而另一方面，他们更希

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人，用他们的文化来影响并控制中国人，这是殖民主义者的惯用手段，因为他们通常习惯用拯救者的心态来对待被侵略的人民，这样起码在道德上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中国就这样逐步进入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奇特历史时期。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占主导的当然是汉民族文化，而汉民族文化包容兼蓄的能力是很强的，无论是元代还是清代，尽管统治者都不是汉族人，但统治阶级的文化形态很快就被汉化，直到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汉文化才真正遇到了强大的挑战，而两种文化的碰撞，则一定会带来生活方式上的变革。

这种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从音乐上去寻找，是有不少印记清晰可见的。1842年，由澳门迁往香港的西方教会学校——“马礼逊纪念学堂”，第一次在给中国学生的课程学习中，加入了音乐课。至此，少数在教会学校中学习的中国人，开始被动地从小就接受西方音乐教育。随之而来，西方的歌唱从各个领域开始影响中国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由西方传教士来完成这项工作。据研究显示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在华传教士高达八千多人，分驻在700余个传教点上，所传中国教徒二百三十多万人。为了让中国的信徒能够更方便地用音乐的方式来走近上帝，在许多地区，传教士们采用了当地的民歌填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赞美诗。试想一下这个百多年前的场景：一批中国的信徒在西方传教士的引导下，哼唱他们的民歌曲调聚集在教堂，去赞颂着原本无论在文化还是地域上，都离开他们极为遥远的上帝。就这样，集体唱歌这种方式，随着西方宗教的传播而逐步走进部分中国人的生活。



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性的行为，唱歌走入中国人的生活，则是20世纪初的事情。1895年的甲午海战失败，宣告了“洋务运

1：曹琦、彭跃，《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